

卷三
廿三
廿五
共

青學齋集
捌

青學齋集卷二十三

新陽汪之昌

書新語後

陸賈撰新語具詳馬班書賈傳中藝文志箸錄於儒家案自戰國時橫議蠡起儒術幾爲天下裂論者謂漢武表章六經儒術漸近於古爰開一代崇儒之規模吾謂漢高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實爲後來崇儒肇基而漢高之崇儒當以稱說詩書者朝夕於左右攷漢高初起時與共周旋者微論販繒屠狗徒所不知刀筆吏所未習卽義士如張蒼緒正者律歷叔孫通號儒者進言罔非

大猷壯士獨賈以行仁義法先王爲言見於此十二篇
中者陳說古事每引經文以證成其義於春秋論語見
采尤多殆以春秋經孔子所筆削論語記孔子之言行
凡爲儒者準繩在斯案王充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天
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謂
之道今新語並無此文似非完書攷藝文志陸賈二十
三篇殆統賈之論述計之新語則定箸爲十二篇論衡
所引安知非在新語外十一篇中攷意林引新語八條
其見文選注五條雖或與此本微別大致無甚懸殊是
唐人所見新語卽此十二篇本矣夫漢初箸述流傳完

本於今殊罕其爲儒家者流尤罕況賈撰斯書尙在漢武表章六經之先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不可謂非有志之士矣此本篇數揆之馬班兩家亦復相符爰書數語於後

賈子新書書後

盧文弨賈誼新書序漢藝文志儒家載賈誼五十八篇今世所行本其目祇有五十六然過秦有三篇而唯載上下兩篇又禮容語宋本分上下兩篇而本復不分故視漢志所載缺其二篇然則今本賈子非卽漢志箸錄之本況後人不無埒合分析其間攷賈誼當漢文朝漢

文號稱有道主論者以用誼不卒爲憾案漢書誼傳謂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又謂上納誼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是漢文采用誼言播爲國典矣班氏敘梁捍吳楚及淮南四子之敗一一明列其功而以五餌三表爲疏然秦穆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說亦以戒匈奴則亦確有成效所謂經國體遠新書中具載其文竊歎經濟之必本於經術也經典序錄敘左氏傳云荀卿授陽武張蒼蒼授洛陽賈誼是誼爲荀氏再傳弟子荀卿受詩根牟子爲卜氏子五傳弟子故尤長於禮吾觀新書傳職保傳連語輔

佐胎教戴德采之禮篇載在曲禮莫非以傳授有自禮
篇君道篇說詩騶虞鴛鴦靈臺皇矣旱麓均非毛義於
時三家之學未立其爲先秦經師遺說無疑其述左氏
事禮容篇叔孫昭子一條先醒篇宋昭公出亡而復位
虢君出走其御進酒食及枕土而死耳痺篇子胥荷籠
而自投於江諭誠篇楚昭王以當房之德復國今左氏
傳並無其文審微篇晉文公請隧叔孫于奚救孫桓子
春秋篇衛懿公好鶴亡國先醒篇楚莊王與晉人戰於
兩棠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禁皆與左氏傳異同尤
足見其廣徵博引異於株守一先生之說者綜全書言

過秦三篇史家取之可知深切事勢自數甯至輔佐三十三篇皆陳政事班氏往往采其語入傳若志中自春秋至君道皆國中失之事自官人至大政皆通論修政上下皆重言容經以下則皆古禮逸篇與其義分篇次第釐然各有理緒可尋殆就見聞所得著諸篇籍以俟異日敷陳未可以馬班有所未載強生純駁淺深之別也此依盧本重刻凡與各本異同悉箸行間宜讀賈子書者咸推爲善本也夫

書桓寬鹽鐵論後

桓寬撰鹽鐵論六十篇書末雜論一篇述朱子伯之言

記賢良文學等六十餘人而雅重劉子雍與祝生於桑
宏羊車千秋深致不滿之詞作書本旨具斯矣案漢書
傳贊謂始元鹽鐵當時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次公推
衍增廣條目箸數萬言成一家之法是漢時已重其書
近張敦仁撰鹽鐵論攷證臚舉其關涉經義若毀學篇
之包邱子卽漢書楚元王傳受詩之浮邱伯備胡篇春
秋譏諸侯之後卽春秋襄五年戊戌陳十年戊戌鄭虎牢公
羊家刺諸侯戊戌人後至之義取下篇是以有履畝之稅
碩鼠之詩作也合履畝碩鼠爲竝時事當出三家詩序
詔聖篇甫刑制獄制獄者哀矜折獄也乃今文尙書說

竝引論語片言可以折獄者釋文魯讀折爲制正與之
合攷證各條誠可見西漢經師詁訓之太略吾謂讀其
反覆詰難之辭尤可見漢世之行鹽鐵權酤其始不過
以濟一時國用之不足勢迫於不得不然上以不得已
而創舉之下亦深諒上之不得已而羣應之其惟命是
聽者初不盡關懾伏於刑威也顧以有事而行卽當以
訖事而罷此書所敘賢良文學與御史大夫極論利病
權酤得罷而鹽鐵如故以鹽鐵論爲名殆亦惜其論之
未盡采納歟厯觀國家當師旅饑饉之會府藏空乏謀
國者非必務財用而長國家一時急而相求不能不取

盈於常供之外建議之始何嘗不謂事已卽仍舊貫斷
不致以權宜者困閭閻於無窮詎知利之所在後雖明
知其非夫且奉行爲成法鹽鐵其顯然已然則爲國計
富彊者慎毋以論所云德廣可埶遠稼穡可富國爲迂
闊而不切於事情別自取法於每況愈下甚以銖積寸
累所入欲取償於沓不可必之舉有未見爲利權可操
者則讀寬此論不獨可以識經義抑亦可以識時務哉

新序書後

漢書藝文志儒家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注新序說苑世
說列女傳頌圖也是新序在六十七篇中向傳采傳記

行事箸新序說苑凡五十篇所謂五十篇通新序說苑
兩書計之隋書經籍志新序三十卷錄一卷始析新序
一書篇目若干自是隋時傳本如斯唐書藝文志新序
篇目與隋志同而曾鞏校書序云今可見者十篇蓋就
所校殘闕之本言崇文總目云所載皆戰國秦漢間事
案本書十篇雜事居首述舜耕稼陶漁外若刺客篇桀
作瑤臺紂爲鹿臺節士篇述伯成子高在堯舜禹時事
繼以桀爲酒池紂作炮烙之刑皆唐虞三代間事其他
亦春秋時事居多崇文總目云云亦非其實高似孫子
略謂先秦古書甫脫燼劫一入向筆採擷不遺至其正

紀綱迪教化辨邪正黜異端以爲漢規監者盡在此書
攷開卷引舜事證以孔子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
海之文竝引孔子居闕黨仕魯國諸事以爲其身正不
令而行之證刺奢篇宋子罕告荆士尹池條以修之於
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孔子之語爲折衷晉宣
子觴魯獻子條特引孔子所云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
秋節士篇齊攻魯求岑鼎條引孔子云大車無輓小車
無軌其何以行之哉又明見論語是向撰新序大致闡
明聖訓俾見此書者無惑於他歧且綜全書而論自首
篇至第九篇率稱舉唐虞以迄戰國時事其第十篇則

始漢高之入咸陽終主父偃之削宗室莫非當代故實意在鑒戒甚明近嚴可均撰全漢文編目新序佚文散見諸書者凡五十二條皆不見於今所傳十卷中然則所佚之二十篇雖不可知其零章斷句固尙存一二哉

新序雜證

所引書以西京爲限斷

雜事第一

孟子公孫丑篇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韓非子難一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朞年畊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朞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

器苦窳舜往陶焉基年而器牢

尙書堯典篇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

孟子萬章篇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

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

又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

又告子篇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大戴禮五帝德篇帝舜爲天下主又曰舉賢而天下平

南撫交趾大教鮮支渠搜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夷

鳥夷羽民

尙書益稷篇百獸率舞又鳳凰來儀大戴禮易本命篇

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
孝經應感篇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

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
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
必蚤正以待之者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
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

春秋左氏定元年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
也溝而合諸墓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由中都宰爲司
寇由司寇爲大司寇

春秋定十二年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
帥師墮費

左氏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
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
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
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
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又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左氏傳公會齊侯
于祝其夾谷孔丘相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
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

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汝陽之田吾以其命者亦如之

論語子路篇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列女傳孫叔敖母篇楚令尹孫叔敖之母也叔敖爲嬰兒之時出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焉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者出游見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興於楚及叔敖長爲令尹

尙書益稷篇娶于塗山